



大利:木构建筑的生态博物馆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通讯员 黄万鑫 摄影报道

人们的居所,在我国北方,最具特色的除了四合院外,还有因地制宜为抵御严寒而修筑的地窖;在山西、福建等地,以石为基,以生土为主要原料建成的土楼(围屋)让人惊叹;在陕西,吸引外来游客眼球的是黄土高原的窑洞;在湘西、黔东南、桂北一带,木构建筑则是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并复原的干栏式木构建筑来看,人类最早的居所除了山洞便是后来的木构建筑——干栏式木楼。

几千年过去了,很多木构居所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架结构的现代建筑,现存的木构居所已经所剩无几。而位于榕江县东部深山谷地的大利侗寨的木楼,却像空谷幽兰,以其独有的“清香”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建筑界和美术界专家、学者,大利侗寨古建筑群犹如一位待字闺中的女子,独守初心,望穿秋水,只等你来。

大利又名利嗣(利洞),清代时以吉利之意为该村命名,该村现隶属于榕江县栽麻镇。

一条清冽平缓的溪流流经处,两百余户人家摩肩接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以清一色的木构建筑,自成一方的风景。

早在20年前,一帮文友带着相机慕名而来,走进这座犹如世外桃源的村落。将车辆停在山坳上黄泥公路的尽头,下得车来,沿着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一路下行,竹林和

灌木掩映下的山路,凉风习习,洁净的青石板一路随山势逶迤,将客人们带到小桥流水的村落。

幽深的溪谷上,几百栋木楼鳞次栉比,清澈透明的利洞溪带着一路欢歌而来,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

客人们在花桥(风雨桥)边上一栋古老的四合院里歇脚,主人打来热水,让客人们洗净旅途的疲惫。随即摆上可口的侗家糯米饭、腌鱼和醇香的米酒,让客人们大快朵颐。席间,主人介绍,这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整个四合院坐东南朝西北,全杉木结构,青瓦屋顶,总共三层,从楼院的平面看,与北京四合院相仿,由前堂、两厢、正屋组成,中有天井,属于封闭型的四合院。在宽阔的大门上高悬一块牌匾,上书“栋宇维新”四个大字,在正屋的门额上也悬有一块牌匾,上书“年近期颐”四个大字,两侧的雕窗对立,尽显当年的繁华与气派。最为精巧的是三层的三面回廊,俗称“走马转阁楼”。在榕江民间有山歌传唱:“木匠难起转阁楼,铁匠难打钓鱼钩。”在明清时代,缺乏高科技的数据演算,侗家的能工巧匠凭借过硬的本领设计出了这等艺术价值极高的木质阁楼,可谓一绝。从牌匾得知始建四合院的老人名叫杨正兴,到今天,这座屋子已经住了9代人,目前尚有4户人家居住。

遥想当年,一个世居深山的侗族汉子果敢决断,聘请能工巧匠在这方偏僻的土地上建造木楼四合院的创举,该有多少人艳羡和仰慕呀!一帮亲友也被他的豪情感染,大家合议,腰缠红绸,点燃鞭炮,敲锣打鼓给主人送来了庄重喜庆的贺匾。据介绍,在大利,这样的四合院原来共有8栋,后来因动乱被烧毁了7栋。贺匾上清晰地记录了始建房屋的主人名字——杨正兴,但是作为施工方的木匠师傅是何方人士就不得而知了,他和他的弟子们的姓名已经随着岁月叶轮的翻转,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中。

一个山间小寨突然间竖立起8栋四合院,可以想见当年大利侗家人的富足非同一般。

目前仅存的这座四合院,是一栋完整的木楼,不用一钉一铆,起承转合,结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依然风吹不动,雷劈不倒,让人叹为观止。

横跨利洞溪的是五座古朴典雅的风雨桥,它们始建于清代中叶晚期,它们的存在,增加了大利木构建筑的厚重力量。连接上寨、中寨和下寨的五座风雨桥,是人们出行、往来和休闲的好去处。

大利的粮仓也是独具特色的木构建筑,始建于清代,为防止老鼠偷吃粮食,所建的粮仓都是半空悬起,风格迥异。

大利民居分布于秀丽的利洞溪畔,多建于清末民初,全为榫卯结合的木构建筑,它

们依山傍水,得天独厚并保存良好,有吊脚木楼、连廊木楼、回廊木楼。

大利寨中除了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九重密檐木楼冠云角攒尖顶塔状木鼓楼外,还有古戏楼一座。

多年来,外地的摄影爱好者、记者、画家走进大利,所到者无不为大利的秀丽景致和独特的木构建筑所惊叹。

大利侗寨被誉为“藏在深山中的明珠”。2006年,大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1年,大利被贵州省侗学会命名为贵州省“魅力侗寨”。2012年被国家住建部公布为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2013年,申报全国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同年4月,大利侗寨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画家刘文西、史良、杨长槐曾到大利侗寨写生,很多文人骚客也慕名前来大利体验生活。走进大利犹如走进了一条清幽的生命之河,让人忘却了世间的喧嚣和烦恼。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最能勾起游客满满的乡愁。

常年在此行走的著名侗族作家、人类学家潘年英先生说,大利侗寨是木楼文化保存得最好的村寨。是呀,由鼓楼、四合院、粮仓、吊脚木楼、回廊木楼、连廊木楼、戏台和风雨桥组合而成的大利侗寨,不就是世间少有的木构建筑生态博物馆吗?

大利侗寨的祖先,是清朝时期从广西大苗山迁徙而来的。相传最早一起迁来的是滚家和陈家,途中陈家的一位长者因为肚子疼得厉害,一家老小在地坪到滚大途中休息,营救这位长者。陈家因此老事而耽误了行程,滚家就先到了,并选址居住于山谷中,命名“滚董”。“董”苗语翻译为山谷的意思。滚大村从古至今一直以滚、陈两大家族为主要居民,各有70户,且滚家居于村寨的上部分,陈家居于下部分,故有“七十五”与“七十下”之说。

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滚大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传承,取舍并存,不断修正,比如鼓鼓节,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芦笙制作。

在历史上,滚大人把十三年一次的鼓鼓节过得天翻地覆,浪费颇大。有些人家辛辛苦苦了十三年,好不容易积攒点钱粮,就为了那个节日,而更多的人家再苦再穷也要死撑面子,借钱借米办节。十三年过后,有的人家甚至都没还清债务。有一天,明智的滚大寨老人们开会商议,毅然决定废除鼓鼓节,永不再过。

然而作为节日的乐器,芦笙却是他们一直钟爱的。芦笙制作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吹笙跳舞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器乐舞蹈中生活,在器乐生产中致富。

培利是从滚大寨分迁出来的一个小寨,与滚大直线距离不过一两公里,斜斜地坐落在半山腰上,四周竹、树环合,公路直达村口寨门。我进寨时,正遇到相邻的从江县翠里乡的客户前来取芦笙,两个面包车满满地装着大大小小的成品,在一阵鞭炮声中,车子驶出了寨门。看得出,芦笙是少数民族特别喜爱的古老乐器之一,是黔、湘、桂三省交界地区民俗比赛活动的“主将”。

培利寨有制作芦笙的传统。他们制作的芦笙工艺精、音质好、音量大,在黔、湘、桂交界地区声名鹊起,供不应求。为了进一步做大芦笙产业,滚大村“两委”成立了滚大村芦笙专业合作社,把全村的芦笙制作师傅吸纳进来,采取“支部+合作社+芦笙+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生产、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让合作社利益最大化。

越来越多的农户也纷纷加入合作社,把芦笙变成了产品,继而把产品变成了商品,这是对传统工艺最好的传承、肯定与提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可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芦笙制作与生产,一不小心就成了滚大人脱贫致富的路子,培利也就成了名扬黔、湘、桂交界地区的“芦笙第一寨”。

石成汤堪称寨中众多芦笙师傅的代表,在他的家庭作坊里,我拍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石先诚、石成成一起加工来料的镜头。除了芦笙口的铜片靠激光打孔以外,整把芦笙全是手工制作。他们所生产的是赛用芦笙,因此外形都比较高。作坊内除了摆满芦笙成品以外,四周墙壁上还挂满了奖牌,是他们生产的芦笙在各地比赛取胜时所获,共300多面。据石成汤说,这只是在2015年以后才颁发的,在那之前,各地举办芦笙比赛,根本就没有颁发奖牌。

滚大村芦笙平均每把售价400元,年产万余把,年产值达400多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能把传统手工艺传承发扬到这样的高度,这是滚大人的智慧,也是滚大人的福气。

苗族有树图腾的风俗,祖先们在村落选址时,一般都喜好有古树的地方,相信古树可以改变风水格局,树多且茂盛,象征着这个地方风水好,充满生机与活力,可使人丁兴旺。

当然,滚大也不例外。

历史上,滚大寨边有成片的林子,其间不乏参天的古树。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短缺问题就越发明显,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劈山造田成了生存的第一要务。村里组织群众把那片林子砍了,规划改造成梯田。

从滚大这个传统村落回来,我对“传统”二字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滚大是个苗族村子,过去设乡时,是滚董乡的所在地。拆并各乡以后,把这里改为了行政村,隶属于黎平地坪镇。距地坪镇驻地10公里,位于省级自然保护区——弄相山山脚,海拔450米,辖7个自然寨600多户人家,均为苗族。

我去滚大时虽然已是岁末,但天气却出奇的好,无云的天空如清水洗过一般,碧蓝得有些失真,冬日暖阳斜斜地照着,梯田、树木、屋居民舍,随着车辆不断地攀升和转弯,刚在眼前缓缓地展现开来,旋即又依次推移推远,有如电影里的白描镜头。有人在对面的梯田里生火烧灰,袅袅升腾的一缕白烟,给画面增加些动感和生气。这时芦笙曲子适时地传来,在四周山梁上来回反弹碰撞,被清风吹扯揉碎后再如雨点般洒遍整个山谷。

停了车,我迫不及待地沿着村巷行走。这里也与别的村子一样,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三五成群围坐在台阶或廊檐下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男的无一例外地叼着根烟斗,而老妇人们要么做些针线活,要么提个竹筐慢慢地剪药材勾藤,当然也有一些无事可做的,就围坐于装满橘子的袋子旁,一瓣瓣地剥着橘子,小心地塞进嘴里,见到我的镜头对准了自己,露出的笑容却也有几分灿烂。她们都不戴帽,头上挽个发髻,再斜插上一把牛角梳,上下一身玄黑,宽衣大袖,斜襟对开,腰间再束上一根黑纱带,看上去有点像摔跤手。我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看得出他们一个个都很热情,一张张笑脸充满了真诚和友善。

滚大苗寨的祖先,是清朝时期从广西大苗山迁徙而来的。相传最早一起迁来的是滚家和陈家,途中陈家的一位长者因为肚子疼得厉害,一家老小在地坪到滚大途中休息,营救这位长者。陈家因此老事而耽误了行程,滚家就先到了,并选址居住于山谷中,命名“滚董”。“董”苗语翻译为山谷的意思。滚大村从古至今一直以滚、陈两大家族为主要居民,各有70户,且滚家居于村寨的上部分,陈家居于下部分,故有“七十五”与“七十下”之说。

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滚大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传承,取舍并存,不断修正,比如鼓鼓节,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芦笙制作。

在历史上,滚大人把十三年一次的鼓鼓节过得天翻地覆,浪费颇大。有些人家辛辛苦苦了十三年,好不容易积攒点钱粮,就为了那个节日,而更多的人家再苦再穷也要死撑面子,借钱借米办节。十三年过后,有的人家甚至都没还清债务。有一天,明智的滚大寨老人们开会商议,毅然决定废除鼓鼓节,永不再过。

然而作为节日的乐器,芦笙却是他们一直钟爱的。芦笙制作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吹笙跳舞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器乐舞蹈中生活,在器乐生产中致富。

培利是从滚大寨分迁出来的一个小寨,与滚大直线距离不过一两公里,斜斜地坐落在半山腰上,四周竹、树环合,公路直达村口寨门。我进寨时,正遇到相邻的从江县翠里乡的客户前来取芦笙,两个面包车满满地装着大大小小的成品,在一阵鞭炮声中,车子驶出了寨门。看得出,芦笙是少数民族特别喜爱的古老乐器之一,是黔、湘、桂三省交界地区民俗比赛活动的“主将”。

培利寨有制作芦笙的传统。他们制作的芦笙工艺精、音质好、音量大,在黔、湘、桂交界地区声名鹊起,供不应求。为了进一步做大芦笙产业,滚大村“两委”成立了滚大村芦笙专业合作社,把全村的芦笙制作师傅吸纳进来,采取“支部+合作社+芦笙+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生产、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让合作社利益最大化。

越来越多的农户也纷纷加入合作社,把芦笙变成了产品,继而把产品变成了商品,这是对传统工艺最好的传承、肯定与提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可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芦笙制作与生产,一不小心就成了滚大人脱贫致富的路子,培利也就成了名扬黔、湘、桂交界地区的“芦笙第一寨”。

石成汤堪称寨中众多芦笙师傅的代表,在他的家庭作坊里,我拍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石先诚、石成成一起加工来料的镜头。除了芦笙口的铜片靠激光打孔以外,整把芦笙全是手工制作。他们所生产的是赛用芦笙,因此外形都比较高。作坊内除了摆满芦笙成品以外,四周墙壁上还挂满了奖牌,是他们生产的芦笙在各地比赛取胜时所获,共300多面。据石成汤说,这只是在2015年以后才颁发的,在那之前,各地举办芦笙比赛,根本就没有颁发奖牌。

滚大村芦笙平均每把售价400元,年产万余把,年产值达400多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能把传统手工艺传承发扬到这样的高度,这是滚大人的智慧,也是滚大人的福气。

苗族有树图腾的风俗,祖先们在村落选址时,一般都喜好有古树的地方,相信古树可以改变风水格局,树多且茂盛,象征着这个地方风水好,充满生机与活力,可使人丁兴旺。

当然,滚大也不例外。

历史上,滚大寨边有成片的林子,其间不乏参天的古树。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短缺问题就越发明显,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劈山造田成了生存的第一要务。村里组织群众把那片林子砍了,规划改造成梯田。

从滚大这个传统村落回来,我对“传统”二字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滚大的传统

杨贵和



大利侗寨全景



大利侗寨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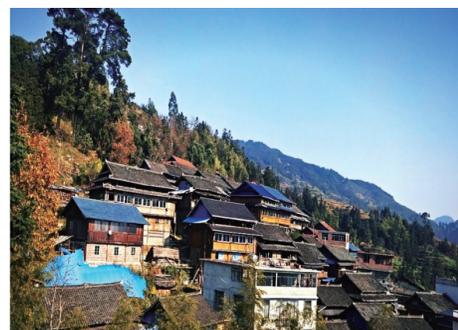
大利风雨桥和四合院



大利侗寨迎宾酒



大利粮仓



滚大苗寨